

山路蜿蜒

■原娟

列车载着筠子一路向北。坐在车厢里，筠子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树木渐渐枯黄，土地渐渐荒凉，河流渐渐冰冻，心不由得冷了。

当一辆脏兮兮的玻璃窗上结着冰花的公交车，“吱吱呀呀”地停在一座荒无人烟的山脚下，并把筠子“扔”在一条斜插入山的山路边时，筠子连着打了几个寒颤。她用力跺了一阵子脚，才找到了足踏大地的结实感。

下车前，她向老乡打听部队的大体位置，热情的老乡说：“这里不通车，你得顺着山路，再使劲往上爬几里……”山路蜿蜒，山风冷飕飕的，打在脸上刺刺辣的疼。没走几步，筠子的耳朵、鼻子就痛得受不了。筠子解下薄纱围巾，继续绕绕地裹紧脑袋，只露出一双眼睛看路。走到大约一半的时候，小腿开始酸痛。

筠子不住地回头看，盼望身后能出现一辆车，捎自己一程。然而，她心里清楚，肯定不会有车，只好继续向前。

天黑了，筋疲力尽的筠子终于看到部队营门口的灯光和挺拔的哨兵身影。她仿佛瞬间有了力气，朝营门跑去。抬脚那一刻，筠子的眼泪“唰”地涌出眼眶。

筠子到了门口，擦擦眼泪，红着眼圈向警卫说明来意。警卫联系了连队值班电话后，说：“联系到他了，他们在外场有任务，很快回来。外面太冷了，有人一会儿带你去会客室等他。”

大院里，到处是“一模一样的”营房，纵横交错的岔路也很多。筠子跟着来人匆匆地朝会客室的方向走去。这时，几辆亮着大灯的卡车迎面驶来。卡车停下后，一群裹得严严实实的“粽子人”，从卡车上有序、有节奏地往地上跳。

筠子越走越近，一个看起来高大壮实的“粽子人”，看了筠子一眼，扭头要走路时，又看了一眼，接着立定转身，定定地看，忽然朝筠子跑过来……同时，筠子认出这个“粽子”就是他。她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，两腿一软就往地上躺。

他及时赶到，一把扶住筠子，“怎么了！”

“脚——疼——”筠子泣不成声。

眼神无声

■张应平

★ 那年那时

那天，我去医院探望生病的父亲。我们待在一起没多久，父亲不愿影响我工作，让我回单位上班。离开前，我回头看了一眼父亲。他躺在床上，朝我摆了摆手，孤寂的眼神中透着不舍与无奈。我心中不忍，匆匆离开。没想到，那是我最后一次看他。

父亲一直身体不好，我本应该留在他身边照顾。高中毕业后，得知我想入伍，他坚定支持。入伍两年多后，我读了军校，在寒假里第一次回家。经过两年多的爬冰卧雪、刻苦训练，母亲说我比以前黑了，结实了。父亲话不多，只是默默盯着我看。在家那段日子，我们父子俩每晚会在一起坐着。我们话不多，却又很默契，经常到凌晨两三点，才依依不舍睡去。

我入伍后，父亲饱受疾病折磨。他坚持不住时，就到村子的小药店挂消炎针。但电话和书信中，他从不让我知道。直到我担任指导员时，在县中医院工作的表妹电话告诉我，父亲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，很难医治。那时，我内心无法接受，又不想让战士们听见，便用洗脸毛巾捂住脸，躲在宿舍里大哭。

父亲患病后期，我把他接到驻地医院，方便治疗和探望。每次我去看他，他总劝我不要影响工作，他说：“作为一名军人，必须舍小家顾大家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国家的，甚至生命。”父亲曾是一名中学教师，也是一位老党员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能从他身上感受到，他对事业的敬畏、对信仰的坚守。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，公社组织劳动时，父亲和叔叔一起上山松树叶。那天，得知叔叔悄悄砍了一棵树，准备藏在干树叶里带回家，父亲严厉制止。叔叔委屈地说：“又没有人看见，何必这么较真？”父亲义正辞严：“我是一名党员，怎么能干这种事？”还有一次教师节，学校为全体教职工配发皮制沙发。父亲领回的沙发坐垫有个洞，扶手螺丝也掉了。我想不通，为什么新沙发是坏的。母亲告诉我，身为党员的父亲，主动要了唯一一个坏的沙发。

那时，父亲极为严厉。我犯错了，他瞪我一眼，我就吓得浑身哆嗦。严厉归严厉，他总将爱藏在角落里。身为儿子的我，只能在后来的岁月里，自己慢慢体会。

我初中时住校，一周只能回一次家。父亲有时候会在我回家前，买一些糕点。他自己舍不得吃，便将糕点放在柜子里。一次，我因为考试，隔了一周才回家。父亲拿出糕点时，才发现早已发霉。他舍不得扔，一边把表皮绿色的霉层轻轻去掉，一边说着：“碍事儿，还可以吃。”那次，他终于尽情“享用”了一回美味。

父亲年纪大了以后，话也渐渐多起来，他对我的关心变为一句句翻来覆去的唠叨。有一年，我休假结束归队前，他反复叮嘱我：“在部队一定要踏踏实实干，要听上级的话，要和战友们搞好关系……”

“你烦不烦，部队的情况你又不熟悉！”我嫌他絮叨，打断他的话。

父亲愣住了：“现在你翅膀硬了，我说的话不听了。以后，我不会再管你了！”父亲嘴上说着气话，可后来得知我感情受挫，他又放心不下，忍不住提醒我，“找对象人好就行，踏实过日子，咱们是农村人家，要求不要太高……”

父亲去世前的一个晚上，我看望他后，准备返回部队。父亲试探地问我：“老三，你今晚值班吗？如果不值班的话，能不能不要走了，我这儿晚有些害怕，睡不着，你在这儿陪我吧。”父亲从来没和我提过要求，那是他第一次主动请我留下。我明白，父亲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，不祥的预感让我一度哽咽。那晚，我在父亲身边坐着，拉着父亲的手。我们有时聊几句，有时沉默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父子俩彻夜默默相守的时光。

我记得，父亲一向很喜欢我穿军装的样子。病重中的他，每次看到我，混浊的眼睛立即一亮，满脸的皱纹因为我笑容绽开在一起，仿佛他看到我，就能感到安全和踏实。后来，那眼神便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。我是他放不下的牵挂，亦是让他心心念念的希望。我知道他还在默默注视着我，便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每一分，每一秒，都不愿放弃，珍惜生活，踏实工作。

夜色中
身后那一束车灯

■张华山

战“疫”进行时

深夜，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疾控中心的护士李贞莎，迈着疲惫的步子，冒着冷雨，准备前往下一个防疫点。

没多久，不远处射来一道灯光，李贞莎不用回头也知道，一定是丈夫彭林。

李贞莎心里荡起了一丝涟漪——11年前，彭林第一次送她回家也是骑着摩托车。2009年春天，入伍9年的驻广西某部指导员彭林，回岳阳探亲。在与战友的聚会上，彭林认识了李贞莎。那天，两个80后的年轻人一见钟情。当晚，彭林提出送李贞莎回家。李贞莎坐在彭林的摩托车后座上，长发在夜色中飞舞。

两年后，彭林与李贞莎结婚。之后，彭林调往株洲市天元区人武部，李贞莎调到天元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。

由于之前在野战部队，训练任务重，彭林很少回老家陪父母过春节。2019年末，彭林订好回家的车票，打算陪父母好好过个年。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彭林的计划。他和李贞莎商量后，向年迈的父母表示歉意，退掉车票，一起投入到疫情防控中。

大年初一清晨，彭林带队守护在了防疫路卡。“师傅，把车窗摇下来，关闭空调，我们测个体温。”彭林招呼着过往的车辆，其他人员随即对司机与乘客进行体温测量。

测体温、登记、抽血送检、挂点滴……李贞莎也奋战在防疫护理一线。

虽然两人同在天元区抗击疫情，但两人很难见上面。因为电话那头总是无人接听，他俩就用微信留言，报个“平安”，传递对彼此的牵挂。

“千万注意防护。”对话框里，彭林留下叮咛。

“知道了。”李贞莎简短地回复。疫情当前，身处防控一线的她，无暇与丈夫进行太多对话。

以前，彭林回来晚了，李贞莎都要等彭林回来再睡。一天深夜，彭林工作完回来，已近凌晨2点。他见家家户户都已熄灯，唯自家那盏小小的、柔黄色的灯还亮着，在漆黑的夜里格外引人注目，便从心底升起一阵温暖。

疫情蔓延以来，李贞莎有好几次需要在夜里独自前往另一个防疫点。因此，哪怕巡逻再累，彭林也要骑摩托车去疾控中心“送”李贞莎。夜色下，他将摩托车停在疾控中心附近一条长长的砂石路尽头。为了防止互相感染，李贞莎坚持不坐彭林的摩托车。于是，彭林就用车灯为李贞莎照亮前方的路。

夜，像一块黑色的幕，罩住了大地。彭林又来到了熟悉的砂石路，等候李贞莎。冷雨中，彭林打开车灯，跟在李贞莎身后。摩托车缓缓地前行，灯光穿过雨水，打在前方瘦小的身影上，落在湿漉漉的砂石上。薄薄的黄色如轻纱般弥漫，周围的夜色也跟着温暖起来……



插画 徐金鑫

尽管筠子穿了厚厚的衣服和鞋子，却没想到这里这么冷，腿和脚冻得已经麻木。在见到他之前，是一股“一定要见到他”的意念，支撑着她机械地行走。见到他的刹那，她才发觉双脚钻心的疼。

营房里，他打来一盆热水，帮筠子脱下鞋袜。筠子那双磨出血泡的脚，一下子击穿了他的心窝。他扭过头去，眼眶通红。

筠子没有问他为什么失去了联络。因为在营门口流泪的那一刻，她已经找到了答案。

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断了信。来到这里，他才理解了空军说过的话。这里不比大西北强多少，他肩上扛着使命，再艰巨的任务都愿意完成。可筠子

不同，就算她说过愿意陪他钻“老鼠洞”，他也不舍得让她受苦，只好故意冷落。

可在筠子这双带着伤痕的脚面前，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。他热泪盈眶，提笔写下了结婚申请报告。

筠子脚伤痊愈的那天，结婚申请获批。之后，俩人回到南京领结婚证，并举办了一个只有双方父母参加的简单婚礼。筠子知道，以后的日子，可能会比这场婚礼还要简单、艰苦。但也一定是幸福的。

如今，20多年过去了，珍藏在箱底的那厚厚的一摞信，和进山的那段经历，是他们最珍贵的回忆。



家庭秀

军营是我温暖的家/妈妈擀面皮/爸爸教我包/捏一个褶/再捏一个褶/那是包子的小酒窝

定格

3月1日，第72集团军某旅四级军士长鲁国良，利用周末时间与来队探亲的妻子魏玲洁和女儿鲁怡茜一起包包子。一家人享受美好的团聚时光。

图/文 刘自华

特殊的“同年兵”

■欧阳大名

戏。我的抵抗方式也很简单粗暴，哪怕比他小6岁，从来都直呼其姓名，这个习惯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改正。

军校毕业后，我分配到西藏昌都。第一次休假回家探亲，欧阳益民请我吃饭，席间又开始说教，无非是“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，在哪都要好好干”等话。我怼了过去：“拉倒吧！你知道西藏环境有多艰苦吗？我下了飞机气都喘不上来，被高原反应折磨得够呛，临时有任务得工作到凌晨一两点，和我相比，你简直是享福！”我竹筒倒豆子一般，发泄着心中不满。那天，我俩不欢而散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收到朋友微信发来的一条小视频：邵阳市某在建工地突发火灾，33楼楼顶火星飞溅，堆积的木材和脚手架烧得“噼啪”作响，欧阳益民穿着厚重的防护服，在战友扫过来的强光灯照射下，一张脸被浓烟熏得漆黑。他用对讲机沉着地下达口令，矫健地迈过危机四伏的中空电缆，看不出有一丝恐惧，熟练得让人心疼。视频只有短短1分钟，我却看得心惊肉

跳。原来，欧阳益民的工作如此危险。

“不论你身在何处，只要你穿上这身军装，你就得忠于职守，你的岗位就是战位！”那一刻，欧阳益民说过的话仿佛在我耳边回响。他没有和我一样，去遥远的西藏戍边，没有经历巡逻的艰苦和缺氧的痛苦，但他和我一样，坚守在平凡的岗位，守护着和他一样的战友。他付的出，从来不比我的少。我完全低估了这身军装在欧阳益民身上的重量，想起曾经的稚嫩言论，我不禁“老”脸一红。

2016年初，欧阳益民穿上帅气的军装，迎接美丽的新娘，我因有战备任务，未能回家担任伴郎。说来也巧，婚礼那天上午，单位正好组织手雷实投，我在苍凉的荒山上，用尽全力，将两枚手雷掷向远方，为欧阳益民献上了一份4000多公里距离、跨越3000多米海拔的军味儿祝福。

有时候，嫂子会向家人吐槽：“益民离家就两步远，忙起来连人都见不着。”成家之后，欧阳益民担任了中队的主官，不管是安保执勤，还是抗洪救灾，主动请缨的消防员中，总是少不了欧阳益

★ 家人

虽然是同年兵，欧阳益民的军衔却一直压我一档。我晋升上尉那年，他正好调为少校。

2009年，我们双双入伍。我高考考入原南京政治学院，喜提“一道杠”；他地方高校毕业特招进入原邵阳市公安消防支队，穿上一身橄榄绿。

俗话说，长兄如父，更别提他当时军衔比我高，这在我面前的他威严十足。他常常板着脸，开口就是心灵鸡汤，说教口吻比家里老头子还严重，经常听得我直摇头。

我没法回嘴。他属虎，我属猴。俗话说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才敢称霸王。因此，我从小到大都被他“吃得死死的，在我闯祸后配合父母开展‘联合三打’更是他的拿手好戏。我只能穿他穿剩下的衣服，看他看剩下的漫画，玩他玩剩下的游